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六

起丁亥 凡十年

丁亥後唐天成一二年○吳越貞元二年○是歲後唐漢吳閩凡四國吳越荆南湖南凡三鎮春正月唐

主更名亶初唐主詔朕二名不連改名唐以馮道崔協同

平章事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

又薦崔協而任圜欲用李琪時議置相循已薦鄭珣

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

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他日議於唐主前圜曰

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

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唐

主曰宰相重任卿輩審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

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揖拂衣去因

取皓蟻之轉也循與重誨日短琪而譽協竟以道協

直守書院

一



同平章事唐初令長吏每旬慮囚○唐孟知祥殺李嚴知

遇李嚴甚厚一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過也揖下斬之因誣奏嚴詐宣口

臣輒已誅之唐主以其子從厚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從榮之弟也二月唐以石敬瑭為六軍

諸衛副使○唐郭從謙伏誅夷其族唐以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

遣使族誅之胡氏曰後唐之亡者三劉后及宦官明宗既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徒不聞被刑從謙又負叛弑之罪乃不及時致討至于十月之久誘以寵命然後族之得非畏其衆乎夫乘初至之威治叛弑之賊其勢甚易速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緩則觀望怠而綱紐縱此撫事者所以貴於及時也高季興

襲取夔州唐遣兵討之初高季興請夔忠萬州為屬郡唐主許之又請自除刺史

不許季興輒遣兵突入夔州據之又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遺押牙韓瑛等部送蜀珍貨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而掠之朝廷詰之對曰欲知覆溺之故宜自按問水神帝怒削奪季興官爵以劉訓為南面招討使將蜀兵下岐仍會湖南軍三而進攻三月唐初置

監牧○唐鄴都軍亂討平之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

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趙在禮之徙滑州不之官亦實為其下所制在禮自謀脫禍陰求移鎮帝乃為之除皇甫暉陳州趙進貝州刺史徙在禮為橫海節度使以皇子從榮鎮鄴都命范延光將兵送之且

制置鄴都軍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校龍暉部之成盧臺軍不給鎧仗但繫幟於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去中途聞孟知祥殺李嚴

軍中籍籍已有訛言既至會朝廷擢烏震為副招討使代房知溫知溫怨震誘龍暉所部兵殺之其衆謀於營外馬軍指揮使安審通脫身濟河按甲不動知溫恐事不濟亦走度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遂南列炬宵行疲於荒澤詰朝騎兵四合擊之亂兵殆



盡得免者什無一二四月敕盧臺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鄴都闔九指揮之門驅三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悉斬之永濟渠為之變赤朝廷雖知知温首亂欲安反仄詔加侍中夏四月唐以趙季良為西川副使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之以為推官五月唐以王延鈞為威武節度使○唐兵討荆南不克引還江陵卑濕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唐主遣孔循往視之循至攻之不克說之不下又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楚王殷鞍馬王帶督饋糧於行營亦不能得乃詔劉訓等引兵還荆南自附於吳吳人不受楚王殷遣使入貢唐主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而奪之自附於吳徐温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其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胡氏曰徐温辭高氏稱臣是也而受其貢物非也一事而兩處半義而半利蓋見可欲不能遏也高氏輕吳之心自此生

唐任圜罷

任圜性剛急勇於取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安重誨請從內出與

園爭於唐主前聲色俱厲唐主退朝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唐主不悅卒從重誨議園因求罷居磁州唐以馬殷為楚國王殷始建殿置百官以姚彦章許德勳為丞相唐蜀兵敗荆南軍取夔忠萬州○

秋七月唐殺豆盧革韋諫

坐前以三州與高季興也唐流段凝温

韜於邊郡○八月朔日食○契丹與唐修好○冬十月唐主如汴州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唐主遣兵討之遂遣使殺任圜守殷自殺唐主如汴州至滎陽民間訛言帝欲制置東方

諸侯宣武節度使朱守殷疑懼判官孫晟勸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唐主遣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御營使石

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御營使石







奏其有異志建立入朝因言重誨與宣徽使張延朗  
 結昏相表裏弄威福唐主怒謂重誨曰今與卿一鎮  
 以王建立代卿延朗亦除外官宣徽使朱弘昭曰陛  
 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奈何以小忿棄之帝尋召  
 重誨慰撫之會鄭瑤請致仕以  
 楚人擊荆南敗之王  
 建立為僕射平章事判三司  
 殷遣六軍使袁誼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  
 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數十於港  
 中詰旦合戰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進逼江陵季  
 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  
 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吾扞蔽殷悅  
 環每戰身先士卒與眾同甘苦嘗置鍼藥於座右戰  
 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麾  
 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楚人擊漢  
 封州大敗楚以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命街使蘇章  
 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自以輕舟逆戰陽不  
 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緆楚艦不能進退以彊  
 弩夾水射之楚夏四月唐以從榮為北都留守  
 兵大敗遁去

北都留守馮贇為副留守楊思權為步軍都指揮使  
 以佐之唐主謂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  
 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  
 名儒使輔導之今茲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  
 嚴戒吳攻楚岳州大敗吳雄武軍使苗璘統軍王彥  
 而巳遣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  
 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  
 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  
 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  
 其前來擊之虜唐王都反奚契丹助之唐遣招討使  
 璘及彥章以歸王晏球等將兵討破之義武節度使王  
 都反奚契丹助之唐遣招討使璘及彥章以歸王晏球  
 等將兵討破之年自除刺史租賦皆贍本軍  
 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唐主亦以都篡父位  
 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都陰為  
 之備浸成猜阻腹心和昭訓勸都為自全之計都乃  
 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  
 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削奪官  
 爵以晏球為招討使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晏球攻拔



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禿餒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破之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以為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契丹亦發兵救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趙州刺史朱建豐晏球至曲陽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軍報國之時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擲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眾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子遺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攻朱弘昭張虔釗宣言大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吳遣使如楚請苗璘王彥攻之殺傷將士三千人章楚王殷歸之許德勳餞之謂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眾駒爭阜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胡氏曰異哉德勳之為人苟忠於楚則不當為它人畫計苟不願為之臣則當去相位而不居今無忠規力諫而以禍亂之萌泄諸敵國則不知其心之所

止秋七月唐收麴稅東都民有犯私麴者留守孔循族之或謂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矣畝收五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擊走之擒其將惕隱復遣其酋長惕隱救定州晏球逆戰破之追至易州復遣其酋長惕隱救定州晏球逆戰破之追至易州俘斬溺死者不可勝數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邀擊之擒惕隱等數百人餘眾散投村落村人以白挺擊之其得脫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德鈞獻俘諸將皆請誅之唐主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惕隱等五十人餘六八月唐以王延鈞為閩王延鈞度僧二契丹遣使如唐○九月唐温韜段凝伏誅唐上契丹遣使如唐○九月唐温韜段凝伏誅唐上僧中多契丹遣使如唐○九月唐温韜段凝伏誅唐上發諸陵疑反覆冬十一月唐立哀帝廟於曹州○十

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吳立其子從誨代之

唐天成四年○吳人和春二月唐王晏球克定州王元年○是歲四國一鎮



都伏誅獲禿餒送大梁斬之

定州守備固何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

者皆不果唐主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  
聯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  
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不若食三  
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王都  
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  
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送大梁斬之晏球在定  
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  
三月入朝唐主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胡氏  
曰王晏球非知兵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  
時為冠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夫以周公討三監直  
若振稿然三年始得其罪人恐以速故傷百姓也罪  
人得則已矣後世為一夫背叛至於殺人盈野或舉  
城而屠之或連數十萬人而坑之不仁孰甚焉晏球  
生於衰亂之時乃能不急逃功不糜士卒力戰以絕  
契丹之援堅圍以感王都之勢不及一年都三月唐  
族自焚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  
王殺其子從璨從璨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璨不為之  
屈帝東巡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酒

誨戲登御榻重

楚王殷以其子希聲知政事總諸軍

自是國政先歷

夏四月唐禁鐵錫錢

時湖南全用錫

錢百流入中

唐置緣邊市馬場

先是党項皆詣闕以

直酬之加以

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

唐以從榮為

河南尹從厚為北都留守

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

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

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聞出河南之

下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因勸從

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

贊贊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亦弗之罪及贊入為

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  
史館修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喜俳  
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  
皇子宜精擇師傅今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  
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



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唐主賞歎其言而不能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唐主曰先朝受此賜者三人崇韜繼麟尋皆族滅朕得脫如毫釐耳因歎息久之鳳曰五月唐遣使如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兩川唐主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將也為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未幾唐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

小禮璋拘其從者彥珣奔還

六月唐罷鄴都○秋

七月唐以高從誨為荆南節度使高季興之叛唐也聽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捨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於唐求復修職貢故有是命

### 楚馬希聲殺判官高郁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為謀主國以富彊鄰國皆疾

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諧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獠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矯以殷命殺郁誣以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我勳舊橫罹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有年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亦何可久處此乎

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



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  
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刻却  
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  
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  
常諷之唐削錢鏐官爵甚倨唐遣供奉官烏昭遇韓玫  
使吳越還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  
死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  
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鏐冬十月唐以康福為  
朔方節度使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  
誨惡之常戒之曰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  
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帥者多遇害以福為朔  
方河西節度使福見唐主泣辭唐主命更它鎮重誨  
不可唐主不得已遣將軍衛審察等將兵萬人衛送  
之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走之至青銅峽  
遇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帳福遣審察掩擊大破  
之殺獲殆盡由是威聲大振遂吳加徐知誥兼中書  
進至靈州自是朔方始受代

令吳諸道副都統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  
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  
內誰敢不從知誥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為也知  
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反持其短以附知誥  
知詢與至江都因知誥親吏周宗密輸款於知誥亦以  
知誥陰謀告知誥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  
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誥知誥曰十一月知誥入朝知  
誥留以為統軍遣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  
吳政知誥又以廷望所言誥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為  
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之吳加知誥兼中書令知誥  
召知誥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  
有壽引他器均之跪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  
變色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誨語掠二  
酒合飲之懷鍾唐以李仁矩為保寧節度使唐割閬  
趨出腦潰而卒唐以李仁矩為保寧節度使唐割閬  
以仁矩為節度使安重誨之謀也重誨又使綿州刺  
史武虔裕將兵赴治虔裕唐主故吏重誨之外兄也  
重誨使仁矩誦董璋反狀仁矩增飾而奏之又使夏  
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



庚寅

唐長慶元年

春二月

唐董璋築寨劍門與孟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

傳言又將割綿龍為節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遣使請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璋貪殘好勝終必為患西川指揮使李仁罕張業言璋宴召知祥有尼告二將欲害知祥詰之無狀斬之屏左右獨請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親服知祥與董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闈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懼唐主以詔書慰諭之璋遂召武度裕囚之閱民兵皆翦髮黥面於劍門北列烽火知祥累表請雲安鹽監唐主許之

三月唐立淑妃曹氏為后唐主將立曹淑妃為后淑妃謂王德妃曰吾素病中煩倦於接對妹代我為之德妃曰中宮敵偶至尊誰敢干之乃立淑妃為后德妃事恭謹后亦憐之初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唐主性儉約及在位

又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妃由是怨之吳遣兵擊荆南不克○唐河中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從珂討平之

初唐主在真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之馭重誨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屢短之唐主不聽重誨乃矯以唐主命諭河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詰之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請公入朝耳從珂遣使以聞唐主以問重誨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唐主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等將兵討之令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從珂馳入自明唐主責使歸第絕朝請自通拔河中斬彥溫唐主怒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唐主曰吾兒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遂不欲置之人間何邪且此皆非公輩意也明日重誨自言之唐主曰朕昔為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為便重誨曰惟陛下裁之唐主曰使開居私

道子言文堂

道子言文堂



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以自通鎮河中自通承重誨旨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保護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侍郎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啓琦而後行夏

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唐告密人邊彥溫等伏誅

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溫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侍衛都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勳舊耳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唐主乃斬彥溫召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既而趙鳳復奏唐以張延朗為三司使三司使之行德及儉皆族誅之

名自唐立子從榮為秦王從厚為宋王○唐兩川節

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璋璋之子光業為宮苑使為節鎮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兵戍閬州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

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它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遂反重誨曰臣父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九月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和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引兵擊閬州知祥以指揮使李仁罕趙廷隱張業將兵攻閬州遂州侯弘實孟思恭將兵會璋攻閬州九月唐以范

延光為樞密使安重誨使孟漢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重誨懼表解機務求一鎮以全餘生唐主不許重誨請不已唐主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唐主曰卿豈不可延光謝不敢當唐主遣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樞務為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乃以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如故胡氏曰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力退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去而保終既各有所懷而以虛文飾貌相處其能久而無變邪焉道趙鳳之言皆是也鳳為朝廷計道為重誨謀也雖然與其

趙子厚文



疆留而存形迹之嫌也。董璋陷閬州，唐將姚洪死之。若優以外鎮之為全也。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璋晝夜攻之，城陷，殺仁矩。初，璋為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城陷，璋讓之曰：汝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商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取。吾義士，豈忍為汝所為乎？吾寧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唐主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唐詔削董璋官爵，遣天雄節度使石敬瑭討之。下制削爵，與兵討之。以孟知祥兼供饋使。漢取交州。○冬十月，孟知祥兵圍遂州，董璋攻利州，不克。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

城固守，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以其眾降。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還閬州。知祥聞之，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唐誅董璋之子，光業夷其族。○董璋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十一月，孟知祥兵陷黔州。○楚武穆王馬殷卒，子希聲嗣。殷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及卒，希聲襲位，去建國之制，希聲居喪，無戚容，葬殷之日，頓食雞臠數盤，其臣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唐削孟知祥官爵，并討之。攻劍州，不克。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贇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王思同，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襲劍門，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拒而守之。弘贇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董璋遣使至城，都告急。孟知祥懼，曰：董公果誤我，遣指揮使李肇將兵赴之。戒之曰：爾



借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先是兩川牙內指揮使龐福誠謝錕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遠引部下會日暮二人謀曰眾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錕帥餘眾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棄閬州奔還我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迺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董璋遣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契丹東丹王突欲奔唐突欲自以失職帥部十二月唐石敬瑭攻劍州不克石敬瑭至劍門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於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

卯辛

衝河橋肇以彊弩射之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唐遣安重誨督征蜀諸軍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難進兵關右之民疲於轉餉聚為盜賊唐主憂之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拜辭便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不可勝紀時唐主已踈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西出乃敢累表奏論以為蜀不可伐唐主頗然之

夏魯奇死之○唐召安重誨還二月石敬瑭引兵遁

歸兩川兵追之陷利州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

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妻子羅拜奉酒進食禮甚謹重誨為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至行營恐奪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



浪恐將士疑駭宜迎止之敬瑄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有變宜急徵還宜徵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二月朔石敬瑄以遂閩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匿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故曰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兩川兵追敬瑄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必為公患因其至劍州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眾可以得志於天下

**孟知祥兵陷忠萬夔州**○唐以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趙鳳言曰重誨陛下家臣終不叛主但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唐主以為朋黨不悅

**吳以宋齊丘為右僕射致仕**吳徐知誥欲以宋齊丘為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應天寺啓求隱居吳王下詔徵之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

入山敦諭齊丘始還除右僕射致仕**唐賜契丹突欲姓名李贊華以為**

**懷化節度使**○唐以李從珂為左衛大將軍復錢鏐

**官爵**唐主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以為左衛大將軍盡復

錢鏐官爵遣使往諭旨以**唐以李愚同平章事**○夏

**四月唐以德妃王氏為淑妃**○閩奉國節度使王延

**稟舉兵襲福州敗死**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帥建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拒之仁達偽降繼雄喜登舟慰撫仁達斬之延稟眾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

老兄再下延稟慚不能對延鈞斬之遣**唐以趙延壽**

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慰撫吏民

**為樞密使石敬瑄兼六軍諸衛使**○唐罷麴稅罷畝稅

錢城中官造麴減舊半價鄉**唐以宦者孟漢瓊為宣**

村聽百姓自造民甚便之



趙延壽  
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延光趙延壽懲安重

徽使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延光趙延壽懲安重

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

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白樞密院唐殺其太子太師

致仕安重誨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制以

中以李從璋為護國節度使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

將兵趣河中崇贊等至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

此為人所使耳吾以死徇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

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重誨問故中使

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

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

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皇城使崔光胤素惡重誨唐

主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胤至

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

降階答拜從璋奮搥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搥殺之

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又誣其欲自擊淮

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行二子誅之

唐遣兩川將吏還諭本鎮唐主遣西川進奏官蘇愿

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今已伏辜孟知祥遣使告董

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

歸附璋已族滅尚何謝為由是復為怨敵六月唐均田稅

閩作寶皇宮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

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秋九月

唐敕解縱五坊鷹隼敕解縱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馬

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  
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  
無益故耳冬十月唐以王延政為建州刺史○十一月  
朔日食○吳以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徐景通為  
司徒輔政知誥表請歸老金陵以知誥為鎮海寧國  
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  
王令謀宋齊丘為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內樞密



辰丑

使以佐景通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陳覺議時事以國中屢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悉縱遣十二月唐初聽民鑄田器畝收稅侍妓取樂器焚之錢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鐵器每田二畝夏秋輸農具三錢孟知祥遣李肇守利州元昭武留後趙廷隱請兵於孟知祥欲以取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知祥從之

唐長興三年○是春正月唐遣兵擊党項破之○二

歲凡四國三鎮

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胡氏曰有天下國家必以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頒之可也驚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唐賜高從誨爵渤海王○三月吳越武肅王錢

鏐卒子元瓘嗣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壘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曰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帳扶傳瓘居之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久之傳瓘更名元瓘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內牙指揮使劉仁杞及仁章久用事為眾所惡一日諸將共請誅之元瓘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送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主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眾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唐初契丹舍利前刺與楊隱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

唐屢遣使請之唐主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

契丹遣使如

道言文堂



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  
 邊患復生冀州刺史楊檀亦曰前刺契丹之驍將在  
 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恐悔之無  
 及既而契丹使者辭歸唐主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  
 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夏四月董璋  
 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

**襲西川五月孟知祥擊敗之璋為其下所殺知祥遂**  
**取東川**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  
 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遣李  
 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詎怒不許昊還言於知祥曰  
 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至是璋會  
 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王暉曰劔南萬里成都為  
 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自將破白  
 楊林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  
 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  
 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直以羸兵  
 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劔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  
 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強眾心趙  
 廷隱亦以為然乃以廷隱為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

五月朔入辭璋檄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  
 之云與已通謀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間  
 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  
 矣肇囚其使者擁眾為自全計璋克漢州知祥自將  
 兵八千趣漢州廷隱陳於雞蹤橋張公鐸陳於其後  
 璋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驟我  
 輩何為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指揮使張守  
 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  
 登高冢督戰趙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  
 陳張公鐸帥眾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  
 璋與數騎遁去餘眾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赤  
 水而還命廷隱攻梓州璋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  
 譟而入璋引妻孥登城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  
 斬璋首以授暉暉舉城迎降廷隱封府庫以待知祥  
 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知祥復將兵八千如梓  
 州李仁罕自遂州來侵侮廷隱廷隱大怒知祥犒賞  
 將士謂仁罕廷隱曰二將誰當鎮北命李昊草牒俟  
 二將有所推而命之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鎮  
 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為便耳知祥命李仁罕歸  
 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遂還成都廷隱亦引兵還



知祥謂李昊曰君為我時廷隱今復以閬州為保寧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昊深解之乃受命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領東川許之又請稱王不許董璋之起兵也范延光言於唐主曰若兩川併於一賊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唐主以為然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眾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唐主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謝罪自秋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

希聲卒八月弟希範嗣○唐以李從珂為鳳翔節度

使○唐詔孟知祥補兩川節度使以下官知祥命李昊為武泰

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祥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如此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為已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又表請以季良等為節度

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為名及知祥克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詔凡劍南節度使以下官聽知祥署訖奏聞唯不遣戍吳徐知誥廣金陵城○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九月唐城三河縣初契丹既疆寇抄盧龍諸州皆徧於閬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閬溝而戍之

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詔荅之澄上疏曰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川涸不足懼蟲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

下相狗深可畏廉取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優詔獎之胡氏曰康澄之所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優詔獎之胡氏曰康澄之所

通鑑綱目卷之...



謂不足懼者非誠不足懼也所以明夫六可畏之必  
可畏也使澄信以為不足懼則其所謂可畏者幸而  
言中耳言雖不足以盡人亦可以取人澄所言乃常  
理而未嘗有總而言之如是之明者使明宗善聽于以  
上相可也何止優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  
度使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又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從榮為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死王淑妃孟漢瓊宣傳制命范延光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已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延光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會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擇河東帥延光延壽皆曰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耳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遂召義誠詣闕且命趣議河東帥敬瑭欲之而延光延

肥癸

壽欲用義誠議久不決樞密直學士李崧以為非石  
太尉不可眾從崧議遂以敬瑭鎮河東敬瑭至晉陽  
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都押衙委  
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帑藏委瓌  
唐蔚州叛降契丹  
蔚州刺史張彥超與石敬瑭有  
隙聞敬瑭為總管遂降契丹  
唐蔚州叛降契丹

稱帝更名璘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問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請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二月唐定難節度

使李仁福卒子彝超嗣○唐以孟知祥為蜀王○三

月唐以李彝超為彰武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彝

超拒命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併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以其子彝超為彰

武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仍命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送從進赴鎮

趙行書收室 通鑑綱目卷五十五



敕諭夏銀綬宥將吏彝超年少未能扞禦故徙之延  
安從命則有富貴之福違命則有覆族之禍四月彝  
超上言為軍民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唐以劉瓚為秦王傳請為親

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請令自擇秦府判官王  
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從榮請以為傳王府  
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詔諛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  
悅槩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戒門者勿為通月

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唐立子從珂為潞王從益為許王

○閩地震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庫吳徐知誥

營宮城於金陵宋齊丘勸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秋七月

唐安從進討李彝超不克引還安從進攻夏州州城

鐵石斷鑿不能入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  
餉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藁費  
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彝超登城謂從進曰夏州  
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

世守此土不欲失之幸與表聞許其自新詔從進引  
兵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

賂唐賜在京諸軍優給唐主暴得風疾久未平征夏

遺唐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唐以錢元瓘為吳王元瓘於

賞資無名士卒益驕厚其兄元瓘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

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瓘曰

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瓘以薛文傑為國計

使文傑性巧佞以聚斂求媚閩主璘親任之文傑陰

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

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唐主加

尊號賜內外將士優給時一月之間再行唐以秦王

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表請

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

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議之從榮見上言曰臣勿



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以白上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胡氏曰明宗初非有黃屋之志邂逅得國無富貴奢侈之奉而有老成朴素之風其德美矣至於始終之際乃眷戀把握不肯釋手嗚呼此固中君所難也明宗雖不知書既親儒生喜經義而惜然於此豈非馮道趙鳳稽古之功不足以啓沃故邪

**唐以趙延壽為宣武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唐主以為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為延壽言於禁中乃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朱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弘昭復辭唐主叱之弘昭

**唐遣使如吳越**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乃不敢言

長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唐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

又非賓主若受此物何辭以謝閩主璘殺其從子繼吳主嘉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

**閩主璘殺其從子繼圖**薛文傑說閩主璘抑挫諸宗室繼圖不勝忿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

**冬十月唐以**

**范延光為成德節度使馮贇為樞密使**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以為成德節度使以馮贇代之唐主以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為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持兩端冀得自全唐主餞范延光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

**唐以李彝超為定難節度使**彝超聽故延光言及之

**十一月唐主疾病秦王從榮作亂伏誅**唐主上表謝罪

**疾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且稱疾不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



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  
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  
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  
孟漢瓊召康義誠謀之議誠竟無言從榮將步騎干  
人陳於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馬贊第語之曰吾今日  
決入公輩禍福在須臾耳贊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  
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贊讓義誠曰公勿以兒在秦  
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  
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未對監門曰秦  
王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贊隨  
攻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  
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  
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為  
人所教為此悖逆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重吉即帥  
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  
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潰去皇  
城使安從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悲駭絕而復  
蘇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  
唐主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時宋王從厚為天

雄節度使遣孟漢瓊徵之追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共  
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輩劉陟王  
說而已自非與之同謀豈得一切誅之於是流貶有  
差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趙遠諫曰大王勿謂父子  
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為  
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幽州人  
也唐主亶殂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  
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  
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胡氏曰明宗  
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  
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  
藏庫賞廉吏治賊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  
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  
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閩主璘殺其樞密使吳勗  
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璘曰陛下左右多姦  
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文  
傑惡樞密使吳勗勗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  
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



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明日使韜言於璘曰  
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勗謀反以銅釘釘其腦璘以  
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  
即收下獄遣文傑治之勗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由  
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  
不俟朝命引兵會攻建州璘遣使求救於吳越

### 二月唐主從厚立

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  
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

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位高責重  
事亦堪憂朱弘昭以誅秦王立唐主為已功欲專朝  
政天雄押牙宋令詢侍唐主最久雅被親信弘昭不  
欲其在唐主左右以為磁州刺史唐主不悅而無如  
之何孟知祥聞明宗殂亦謂僚佐曰宋王幼

### 殺其指揮使王仁達

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性慷慨  
言事無所避閩主璘惡之誣以

謀叛族  
誅之

唐主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主從厚  
年。蜀主孟知祥明德元年。蜀主從厚建國元年

### 春正月唐以高從誨為南平王馬希範為楚王錢

### 元瓘為吳越王○唐以李重吉為亳州團練使

潞王  
從珂

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弘昭馮  
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及明  
宗殂從珂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從  
珂陰事於是朱馮不欲重吉典禁兵出為亳州團練  
使從珂女為尼洛陽亦召  
吳人攻閩建州不克

入禁中從珂由是疑懼  
吳人攻閩建州不克

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璘遣兵救建州軍及  
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軍中以聞

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  
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

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  
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門外

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士卒鬻食之初文傑以  
古制檻軍踈闊更為之形如木賈攢以鐵銜內向動

輒觸之既成而首自入焉并誅盛韜延徽攻建州垂  
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婿與臨川王濛素善恐



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知誥與延徽為右威衛將軍唐以唐汭陳又為樞密直學士唐主遣使求好於閩唐以唐汭陳又為樞密直學士唐主舊鎮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汭以文學從歷三鎮而性迂踈故朱馮引置密近又以其黨陳又監之蜀王孟知祥稱帝知祥以趙季良為司空平章事吳徐知誥黜其押牙周宗為池州副使尋復召之吳人多不欲遷都者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齊丘以宗先已心疾之手書切諫以為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為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誥由是踈齊丘胡氏曰齊丘果以傳禪為不可它日何為請幽讓皇晚節

又謀篡國以是知其建正論責勸進不署表非真能守義也特以自失先幾不得為元功耳此姦邪之情也唐以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朱弘昭馮贇不

欲石敬瑭久在太原徙潞王從珂鎮河東敬瑭鎮成德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從珂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龕率樂禍前代安重誨而殺之從珂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觀察判官馬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道過京師臨喪赴鎮而已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哂之從珂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今將入朝以清君側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使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叛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迹乎遂執其使以聞他使亦多為鄰道所執惟隴州防



走... 御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請以王思同為統帥侯益為都虞候益知軍情將變辭疾不行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為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從珂老於行陳將士微倖富貴者心皆向之三月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從珂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虔釗福急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釗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從珂以幅紙進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從珂即書思權可邠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爭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遜去潞王悉斂城中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值以給之思同等至長安副留守劉遂

雍閉門不內 乃趣潼關 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為

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實

衆而東以孔目官劉延朗為腹心劉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皆不入城從珂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都監王景從等奔還中外大駭唐主不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既承大業國事皆委諸公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馬贇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已功乃曰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以為憂唐主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唐主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百緡軍士益驕無所畏忌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捶重吉責其家財又殺尼惠明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從榮所厚及從榮勒兵天津洪實首擊之康義誠由其

通鑑綱目卷五十一 三



是恨之唐主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  
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  
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欲  
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其聲漸厲唐主聞  
召而訊之竟不能辨遂斬洪實軍士益憤唐潞王從珂執西京留守王思  
同殺之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至靈口前軍執思  
同以至從珂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  
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  
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  
泉下耳敗而釁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  
曰公且休矣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尹暉  
盡取思同家資妓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慮  
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之及唐潞王從珂至  
其妻子從珂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陝諸將及康義誠皆降**

從珂至閩鄉朝廷前後所發  
諸軍遇之皆迎降無一人戰

者康義誠引兵發洛陽詔以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  
進已受從珂書潛布腹心矣從珂至靈寶安彥威安

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從珂  
前鋒至城下呼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  
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於是士卒爭出迎思立不能  
禁亦出迎從珂至陝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  
昭馮贇兩族不赦義誠所部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  
兵爭先詣陝降義誠麾下纒數十人亦因候騎請降

**唐主出奔夏四月石敬瑭入朝遇於衛州殺其從騎**

唐主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  
昭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贇於第傳二人首於從珂唐

主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為先置漢瓊單騎奔陝初  
唐主密與慕容遷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及是以五  
十騎出門謂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  
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為團結而竟不行馬  
道等入朝及端門聞變道及劉昫欲歸李愚曰天子  
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  
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  
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  
俟教令乃歸至天官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  
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



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馬道曰勸進文書宜  
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  
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  
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  
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  
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  
從進屢遣人趣之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從珂未至  
三相息於上陽門外盧導過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  
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  
胡氏曰事當務實此言是也馬道以之處人主廢興  
則不可若曰務實則當勸明宗早建儲嗣勸閔帝黜  
遠朱馮鎮綏中外則難何由作乎以之處此是終兄  
臂而得食樓鄰女而得妻不必由禮者也○康義誠  
至陝待罪從珂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  
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陪吾弟至此乎義  
誠大懼叩頭請死從珂素惡其為人未欲遽誅且宥  
之乃上牋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四月唐主至  
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大喜問以大計敬瑭聞康義  
誠叛去俛首長歎數四乃見衛州刺史王弘贇問之  
弘贇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

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  
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以其言告弓箭庫使沙守  
榮奔洪進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壻富貴相與  
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  
復乃以此四者為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抽佩刀  
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鬪死洪進亦自刎  
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唐主  
左右及從騎獨置唐主而去敬瑭遂趣洛陽唐孟漢  
瓊詣潞王從珂降從珂誅之初從珂罷河中歸私第  
撫之漢瓊自謂於從珂有舊恩至澠池西見從珂大  
哭欲有所陳從珂曰諸事不言可知即命斬於路隅  
唐興元武定兩鎮降蜀張虔釗之討鳳翔也留武定  
節度使孫漢韶守興元虔釗  
敗歸與漢韶舉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  
鄂王而自立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傳教以未拜梓  
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從珂  
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請闕之由  
馬道帥百官班見拜從珂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從



珂曰予之此行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  
還守藩服羣公遠言及此甚無謂也明日太后下令  
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又明日太后令潞  
王宜即帝位乃即位於柩前唐主從珂之發鳳翔也  
許軍士以入洛人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玫以府庫  
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  
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唐主怒玫請率京城  
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唐主謂執政曰軍不  
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奈何執政請據屋為率無  
問士庶自居及就者預借五月儲直從之胡氏曰潞  
王纔入洛剝民酬兵自是而後六軍販易天子益以  
習熟唐晉漢周皆不過再傳旋又為人所質故日後  
義先利難奪也唐主從珂弒鄂王從厚于衛州磁州刺  
史宋令詢死之王弘贇遷唐閔帝於州解唐主從珂  
遺弘贇之子繼往醜之閔帝不飲繼  
縊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坦  
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  
孟漢瓊之徙橫生猜閔帝不能違以至禍敗焉孔  
妃尚在宮中唐主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妃

并其四子閔帝之在魏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  
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胡氏曰歐陽  
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  
詢豈以其君微其事略故遺之歟夫潞王非明宗之  
子也閔帝真其國矣所以不終者身乏服肱朝無楨  
榦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微而發君臣之義雖王彥  
章裴約何以加焉唐以郝瓊權判樞密院○唐康義  
誠伏誅夷其族胡氏曰誤閔帝者朱弘昭馮贇孟漢  
瓊康義誠為甚潞王行此雖不足  
贖奪國弒君之罪亦足少懲茲賊快於人心方諸符  
堅之不殺慕容評隋文之不殺江總太宗之不殺封  
倫宇文士及使小人洋洋然得唐賜將士緡錢有差  
志自謂無適不容者豈不賢哉唐賜將士緡錢有差  
有司謂無適不斂民財僅得六萬唐主怒下軍巡使獄書  
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游市肆  
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主力戰立功良苦  
反使我輩鞭笞背財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  
愧天地乎是時場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  
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唐主患之學



走不長... 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臣驚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因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唐主以為然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賜錢七十緡至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軍十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五月唐以韓昭胤閔帝仁弱唐主剛嚴有悔心故也

**為樞密使劉延朗為副使**○唐復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然素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而鳳翔舊將佐皆勸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沐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復遣之河東唐以馮道為匡國節

**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唐復以李從職為鳳翔節度使唐主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職家財甲兵以供軍將行鳳翔之民遮馬請復以從職鎮鳳翔許吳徐知誥幽其主之弟臨川王濛于和州知誥將受禪忌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王命擅造兵器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姚顛同平章事劉昫苛百衛之剛福論議多不合至相詬罵事多凝滯唐主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皆以尚書左丞姚顛太常卿盧文紀秘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真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筋挾之得人乃有**唐流楚匡祚於登州**唐主欲殺楚匡祚韓昭是命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祚無益死者恐不厭眾心乃流蜀主知祥殂子昶立蜀主得疾踰年至是增劇登州立子仁贊為太子召司空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趙季良節度使李仁罕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受遺  
詔輔政是夕殂祕不發喪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  
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疆將握兵專伺時  
變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  
謝之李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肯然後告之  
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仁贊更各  
袒即八月唐詔蠲逋租三百三十八萬初唐主以王  
財失實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鉤考  
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旬取故存之  
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  
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  
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咸免唐李愚劉昫罷○冬  
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

十月蜀殺其中書令李仁罕徙其侍中李肇於邛州

仁罕自恃宿將有功復受顧託求判六軍令進奏吏  
諭樞密院又至學士院偵草麻蜀主不得已加仁罕  
兼中書令判六軍事昭武節度使李肇聞蜀主即位  
顧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飲踰旬十月始至成都

足疾扶杖入朝不拜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  
勳等素怨仁罕共譖之云有異志蜀主令繼勳等與  
趙季良趙廷隱謀因仁罕入朝命武士執而殺之是  
日肇始釋杖而拜左右請誅之蜀主以為太子少傅  
致仕徙邛州十一月吳徐知誥召其子景通還金陵留景

遷江都輔政○唐葬鄂王于徽陵城南徽陵明宗墓也封纔數尺

觀者旱是歲秋冬旱民多流漢平章事楊洞潛卒漢

命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弘度昵之  
洞潛諫曰秦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  
矣况昵羣小平漢主不聽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  
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  
卒久之

乙未唐清泰二年○吳天祐元年春二月唐夏州節度

使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蜀主尊其母李氏為太

道守居放堂



后太后太原人本唐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閩主璘立其父婢陳氏為

后陳氏本太祖侍婢金鳳也而瀛閩主嬖三月唐

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唐詔開言路性狂狷上書歷

詆內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

盧文紀及補闕劉濤皆請加罪唐主謂學士馬胤孫

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

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

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吳加徐景遷

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同平章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景遷謂曰吾少

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子嵩携衣笥

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

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

矣夏六月吳中書令柴再用卒史官王振嘗詢再用

皆社稷之靈再用契丹寇邊唐北面總管石敬瑭將

何功之有竟不報

兵屯忻州敬瑭既還鎮陰為自全之計唐主好咨訪

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

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使賂

太后左右令伺其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對客

常稱羸瘠不堪為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

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

相繼詔借河東人菽粟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

府率鎮冀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時水旱民饑敬

瑭遣使督趣嚴急山東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

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

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段希堯請誅其唱者敬瑭命

劉知遠斬三十六人唐詔竊盜不計賊并縱火疆盜

以徇唐主聞益疑之○秋七月唐遣北面副總管張敬達將兵

並行極法唐以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

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也唐主深以時事為憂嘗

從容讓盧文紀等無所規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

日起居與兩班旅見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

青行宮效堂

唐主深以時事為憂嘗

從容讓盧文紀等無所規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

日起居與兩班旅見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

唐主深以時事為憂嘗

從容讓盧文紀等無所規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

日起居與兩班旅見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

唐主深以時事為憂嘗

從容讓盧文紀等無所規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



竊見前朝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  
度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  
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  
可敷奏或事應嚴密聽於閣門奏榜子當盡屏侍臣  
於便殿相待何必 **唐以房暉為樞密使** 劉延朗及學  
襲延英之名也 居中用事暉與趙延壽雖為使長啓奏除授一歸延  
朗州鎮自外入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  
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 **蜀寇唐金州不克** 蜀寇金州  
由是諸將帥皆怨憤 蜀寇唐金州不克 拔水寨城  
中兵纔千人都監陳知隱遁去防禦使馬冬十月閩  
全節罄私財以給軍出奇死戰蜀兵乃退 **李倣弒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 初閩主璘有  
明出入卧内璘晚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  
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倣於  
璘疾甚倣使人殺可殷陳后訴之璘力疾視朝詰可  
殷死狀倣懼而出俄引步兵鼓譟入宮璘匿帳下亂  
兵刺殺之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

及繼鵬弟繼韜繼鵬即位更名昶既而自稱權知福  
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立父婢李春燕為賢妃璘  
初娶漢女使宦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掌國信漢主  
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聞去粵語粵  
處人宮禁可如是乎至是聞變 **荆南梁震退居土洲**  
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  
兄事之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  
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  
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法取快一時不為遠  
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  
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  
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  
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  
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  
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  
聽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  
屬孫光憲司馬公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  
善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  
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胡氏曰震成高氏基業而



不肯為之臣求之十一國蓋少倫矣獨有可恨者高  
季興好掠諸道貢幣而從誨四向稱臣利其賜予震  
皆不及之諫使高氏父子有剽劫之行無賴之名豈論  
不可教吳加徐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十一  
月閩李倣伏誅閩皇城使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  
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六軍判官葉翹為內宣徽使  
翹博學質直閩王璘擢為福王友昶以師傅禮待之  
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  
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趨出昶召還拜之  
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  
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  
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柰何棄孤去  
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李氏昶嬖李春鸞待  
之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柰何以新  
愛而棄之昶不悅唐以馬全節為橫海留後唐主嘉  
放歸永泰以壽終

丙申

之功召詣闕劉延朗求賂全節無以與之延朗十二  
欲以為絳州刺史羣議沸騰乃以為橫海留後  
月唐以馮道為司空職事虛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  
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閩以陳守元為天師  
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閩主賜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更易將相刑罰選  
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唐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

春正月唐以呂琦為御史中丞唐主以千春節置酒  
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  
石敬瑭聞之益懼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  
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  
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  
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李崧退謂  
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眾人一槩觀  
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  
契丹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未成耳今誠歸

唐主以千春節置酒  
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  
石敬瑭聞之益懼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  
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  
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  
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李崧退謂  
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眾人一槩觀  
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  
契丹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未成耳今誠歸



前刺等歲以禮幣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他夕二人密言其策唐主大喜久之以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主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拜謝無數琦氣竭拜少止唐主曰呂琦疆項肯視朕為人主邪既而怒解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遂以琦為御史中丞蓋疎之也胡氏曰崧琦欲弭未然之禍者當勸其君內修政事明義而惇信使朝廷無失可指豈惟敬瑭天下皆服矣和親下計非上策也

**主昶立其父婢李氏為后** ○夏四月楚王希範以其

**弟希杲知朗州** 靜江節度使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

希範疑之漢侵蒙桂二州希範自將步騎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漢兵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

移宅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曷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五月薛文遇獨直唐主與之議文遇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為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唐主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徙敬瑭鎮天平宋審虔鎮河東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以張敬達為西北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今且



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判官趙瑩勸敬瑭赴鄆州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耶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督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唐主手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與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制削奪敬瑭官爵以張敬遠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楊光遠為副先鋒指揮使安審信雄義指揮使安元信帥眾奔晉陽敬瑭謂曰汝見何利害捨彊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況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

振武巡檢使安重榮亦唐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帥步騎五百奔晉陽

皓以應河東

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無度都虞候張

眾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與皇后為之請止削官爵歸私第以令昭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且受新命尋有詔從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詔以范延光為天雄軍

四人○唐克魏州○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

敬瑭

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士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

陽不克

張敬遠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



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二心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  
 下知遠曰觀敬瑭輩無它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  
 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  
 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唐主聞契丹許敬瑭以仲秋  
 赴援屢督敬瑭急攻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  
 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亦日窘糧儲  
 乏九月契丹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  
 之唐主自將次懷州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揚武谷而南至晉陽陳於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請俟明日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連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為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敬瑭等收餘眾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見契丹主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遠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謂唐必斷鴈門請

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  
 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  
 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  
 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歎服引  
 兵會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  
 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跡步不能過敬瑭等士卒猶五  
 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唐主大懼遣符  
 彥饒將兵屯河陽詔天雄范延光盧龍趙德鈞耀州  
 潘環共救晉安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下疾未  
 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穉願代陛下北行唐主本  
 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皆勸行唐主不得  
 已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排眾議用卿今禍難如此  
 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曰但拜謝不能對遣符彥饒  
 赴潞州為大軍後援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  
 為用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束之以法唐主至河陽心  
 憚北行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在河南胡兵條來  
 忽性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  
 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  
 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  
 唐主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延朗與翰林學士和凝等



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  
之乃遣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唐主至懷州以晉安  
為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  
丹主今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  
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  
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唐主深以為然而  
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主憂沮日夕酣飲悲歌  
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胡氏曰敏之策必可解晉安之圍而唐之  
君臣不能用豈天固亡之先禡其魄乎  
**冬十月唐**  
**括民馬籍義軍以拒契丹**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  
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用  
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  
益於用而十一月唐以趙德鈞為行營都統初趙德  
民間大擾  
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塞唐主命自飛狐  
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騎由土門路西入許  
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稱兵少須

合澤潞兵乃趣潞州時范延光受詔將兵屯遼州德  
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志趣難測表稱魏  
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十  
一月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延壽遇德鈞於西陽  
悉以兵屬焉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遛不契丹立  
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契丹立  
**石敬瑭為晉皇帝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契

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  
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  
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策書命敬瑭為  
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即位割幽薊瀛莫涿  
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  
歲輸帛三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敕命  
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桑維  
翰為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使事劉知遠為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  
公主為皇后胡氏曰敬瑭之罪在不助閔帝苟以閔  
帝失國則當尊奉許王不為衛州之事而歸奪國弒  
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德美矣乃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三  
三



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棄土壤以父事之其利不能  
 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  
 禮義未有不旋 **唐趙德鈞降契丹契丹不受** 契丹主  
 中其禍者也 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晡輒結束以備遁  
 逃而趙德鈞欲以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  
 戰去晉安纜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為延壽  
 求成德節度使唐主怒曰趙氏父子能却胡寇雖欲  
 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德  
 鈞不悅密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以  
 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仍許石氏常鎮河東  
 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疆范延  
 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  
 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說契丹主曰趙北平父  
 子素蓄異志非以死殉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  
 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  
 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  
 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  
 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柰何一旦  
 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

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 **唐將**  
 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唐將**

**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降于契丹**

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  
 僕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  
 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皆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  
 若知大軍近在團柏雖有鐵障可衝陷况虜騎乎懿  
 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晉安被  
 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無功芻糧俱  
 竭馬死則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  
 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  
 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况降敵  
 乎今援兵日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諸軍斬  
 我出降未為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斬敬達審琦未忍  
 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  
 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  
 敢隨之諸將且集光遠斬敬達首帥諸將降於契丹  
 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  
 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馬軍都指揮使康思



立憤惋而死晉主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詔勞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晉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事契丹主謂晉主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故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于團栢唐主還河陽趙德鈞降契丹晉主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諸子自擇之晉主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晉主養以為子貌類晉主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北京留守以契丹將高謨翰為前鋒與降卒皆進至團栢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諸將繼之士卒大潰死者萬計劉延朗劉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晉主即位楊光遠降眾議車駕宜幸魏州唐主召李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變色崧躡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顛適幾欲袖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大震居人逃竄門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乃

出令任從所適眾心差安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晉主與契丹主至潞州趙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鎖之送歸國德鈞見述律太后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晉主發潞州契丹北還晉主將發上以為翰林學士晉主發潞州契丹北還黨契丹主舉酒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我令太相温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余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因泣別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唐晉州軍亂逐守將高漢筠初功臣無大故勿棄也唐晉州軍亂逐守將高漢筠初主遣將軍高漢筠守晉州至是副使田承肇帥眾攻之漢筠開門延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何相



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為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為亂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奈何害之承肇乃聽漢筠歸洛陽符彥唐主還洛陽饒張何害之言承肇乃聽漢筠歸洛陽符彥唐主還洛陽饒張彥琦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裴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殺李贊華於其第符彥晉主至河陽節度使裴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唐主從珂自焚死晉王入洛陽唐主議復向河陽將校皆以飛狀迎晉主晉主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澗池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與許王從益匿於球場獲免是日晚晉主入洛陽唐兵皆解甲待罪晉主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初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晉主以是恨之收付御史臺劉延皓匿於龍門數

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晉主甚悔之十二月晉追廢唐主從珂為庶人以馮道同平章事○晉以

張希崇為朔方節度使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出以省漕運徙為靜難節度使至是晉主與契丹修好恐其復取靈武復以希崇鎮朔方晉以周瓌

為三司使不拜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以遠節度使盧文進奔吳文進聞晉主為契丹所立棄告之故皆高麗擊破新羅百濟高麗主建用兵擊破拜辭而退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六

道行宮改堂



#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七

起丁酉 凡十年  
盡丙午

晉天福二年○南唐烈祖徐誥昇元元年○是歲吳  
亡晉蜀漢閩南唐代吳凡五國吳越湖南荆南凡三

鎮春正月日食○晉天雄節度使范延光殺齊州防

禦使祕琦延光既貴信重之嘗夢蛇自臍入腹以問

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

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善及敗延光雖奉表請降內

不自安以書潛結成德留後祕琦欲與之為晉以李

崧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

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

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主推誠棄怨

以撫藩鎮甲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

道守居改堂

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七

一

知



稍安吳徐知誥建齊國于金陵徐知誥以太尉李德誠

欲使之帥眾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温父子

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

祚勸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王陳知

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請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

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吳太子璉納

齊王知誥女為妃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

寧府以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周宗周廷玉為內

樞使胡氏曰君令臣從父令子從夫令婦從中國令

夷狄從理之正也一失其理則君聽於臣父聽於子

夫聽於婦中國聽於夷狄而天下不任其亂矣周本

自以楊氏舊臣不肯勸進於齊乃持義不

力為子所奪世衰道微一至此極嗟乎

二月契丹

攻雲州判官吳巒拒之契丹主歸過雲州節度使沙

吳巒在城中謂其眾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於夷

狄乎眾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命契丹攻之不克應

州指揮使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張礪逃歸

為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

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

英曰吾常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

失之安可復得邪答彥英而謝之礪甚忠

直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契丹主甚重之

王元瓘殺其弟元珣元球初吳越王鏐少子元球數

瓘立元球恃恩驕橫增置兵仗國人附之元瓘忌之

銅官廟吏告元球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又為蠟丸

與兄元珣謀議元瓘召元球宴宮中既至左右稱元

球有刃墜於懷袖即格殺之并殺元珣元瓘欲按諸

將吏與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

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今宜效之元瓘乃止

晉葬故唐主於徽陵南或得唐路王薈及髀

晉遷都汴州范延光聚卒繕兵將作亂會晉主謀徙

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

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

耳也下詔託以洛陽

吳徐知誥更名誥

五月吳與

漕運有關東巡汴州

通鑑綱目卷五



契丹通使修好徐誥用宋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

主亦遣使報之六月晉范延光舉兵反遣楊光遠等討之

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會

生之言乃從之遣兵度河焚草市詔馬軍指揮使白

奉進屯白馬津都軍使楊光遠屯滑州護聖都指揮

使杜重威屯衛州重威尚晉主林樂平長公晉以和

主延光遣馮暉孫銳將步騎二萬抵黎陽口

疑為端明殿學士張誼為左拾遺魏署其門不通賓

致書于疑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

病柰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疑奇之薦

於桑維翰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

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晉主深然之

胡氏曰攻已闕而知其賢和疑有過人之度觸時忌

而納其說晉主有預防之憂善矣疑知誼賢而亟薦

之非徒知之而已晉祖納誼誼而未能有行焉則心

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敦信好則威儀贈賂

有不可虛拘之實內謹邊備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

匿之事安能並行而不相悖邪誼獻此言必有其策

惜乎高祖晉雲州圍解以吳巒為武寧節度副使

之不平也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吳巒遣使問道奉表求救晉主

以為請契丹解圍去乃召巒歸以為武寧節度副使

晉魏府部署張從賓反河陽入東都張從賓擊范延

之從賓遂與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引兵入

洛陽殺皇子東都留守重義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

汴州羽檄縱橫從官恟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閩作

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閩作

白龍寺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閩主作白龍

賂籍而獻之以貨多寡為差又以空名堂牒賣官於

外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

皆重征之秋七月張從賓攻晉汜水關從賓攻汜水晉王

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輕騎將奔

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乃止晉將軍婁

道守書文堂

通鑑綱目卷之三

三



繼英等奔汜水

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將

濬延沼延滾居許州皆應之繼英暉事泄出走敕以

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謀人賞獲者殺謀

人焚蠟書勿以聞暉為人所殺繼英奔許州節度使

莫從簡盛為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

延沼止之遂同奔張從賓繼英勸從賓執三温皆斬之

晉義成節度使符彥饒

舉兵反指揮使盧順密討平之

白奉進在滑州軍士

三隸奉進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怒明日奉

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柰何無

客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謝公

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

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諸軍誼譟不可禁

止奉國左廂指揮使馬萬帥部兵欲從亂遇右廂指

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

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宮纔二百里柰何不思報

國乃欲助亂自求族滅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

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萬部兵尚有呼躍

者順密殺數人衆不敢動萬不得已與攻牙城執去

饒送大梁斬之楊光遠士卒聞亂欲推光遠為主光

遠曰天子豈汝等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逼今

若以圖真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三鎮繼叛人情

大震晉主問計於劉知遠對曰陛下昔在晉陽糧不

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結疆虜

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

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

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幘被擒左右請釋

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

服

晉楊光遠敗魏兵杜重威等克汜水張從賓伏誅

馬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

之暉銳衆敗多溺死暉銳走還杜重威侯益引兵至

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

從賓走度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送大梁斬之

滅其族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

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族曾孫也范

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

晉安州亂討平之

安州

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不許

指揮

指揮

指揮

指揮

指揮

指揮

指揮

指揮

指揮

指揮

指揮

指揮

指揮

指揮

指揮

指揮

指揮

指揮

指揮

指揮

指揮



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江奔吳晉遣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

**陽公濛**濛知吳將亡殺守衛軍使王宏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本

將見之其子弘作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來何為不使我見弘作合屏不聽本出使人執濛送江都徐誥遣使殺之待衛軍使郭崇殺濛

妻子於和州歸罪於崇照之

**吳徐誥稱帝國號唐**

**奉吳主為讓皇**吳司徒王令謀老病或勸之致仕令

亟力勸徐誥受禪吳主下詔禪位於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九月令謀卒十

月齊王誥即帝位於金陵國號唐遣丞相玠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尊號曰高尚思玄

弘古讓皇宴羣臣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

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加齊丘大司徒齊丘以不得預政事心愠懟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

曰臣為布衣時陛下為刺史今日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於他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立王后宋氏為皇后以景通

為吳王更名璿賜楊璉妃號永興

**晉安遠節度使李**

**金全殺其中門使賈仁沼**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為中

無厭晉主聞之以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筠漢筠懼勸金全以異謀金全故人龐令圖屢諫漢筠夜遣

壯士踰垣滅令圖之族又毒仁沼舌爛而卒漢筠契遂與推官張緯相結以誣惑金全金全愛之彌篤

**契**

**丹改號遼**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使尋兼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為樞密

政事令

戊戌年○是歲凡五國廣政元春正月日食○唐德勝節

**度使周本卒**本以不能存二月晉詔求直言左散騎

吳愧恨而卒常侍張



允上駭赦論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  
 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脚冤冤氣升聞  
 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晉主樂聞讜言  
 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  
 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御札趣之河南奏  
 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  
 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孝文之三月晉  
 露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  
**禁民作銅器**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喪亂以  
 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銷錢為銅器  
**故禁**晉制諸州奏補將校員數中書舍人李詳上疏  
 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制  
 優伶奴僕初令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  
 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  
 以上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而已  
 從夏五月唐主誥遷故吳主于潤州吳讓皇固請徙  
 之亟以為言五月唐主改潤州牙城為丹陽宮徙讓皇  
 居之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

刑安用此為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  
 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  
 逆取而諂邪之人專事更改或  
**晉制民墾田三年外**  
 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乃聽徭役**金部郎中張鑄奏鄉村浮戶種木未盈十  
 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  
 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  
 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  
 徭役  
**秋七月晉作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八月晉上  
 從之  
**尊號於契丹**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以馮道左僕  
 射劉昫為冊禮使契丹主大悅晉主事  
 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  
 至即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  
 慶弔歲時贈遺相繼於道乃至太后元帥太子諸王  
 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多不遜語朝野  
 咸以為耻而晉主事之曾無倦意然所輸金帛不過  
 數縣租賦其後契丹主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為  
 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初契丹主既得幽州命曰南  
 京以唐降將趙思溫為留守思溫子延照在晉晉主



以為祁州刺史思温密令延照言虜契丹遣使如唐

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晉主不許契丹遣使請唐宋齊立勸唐主厚賄九月范延光復

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間晉降于晉晉以為天平節度使

遠攻廣晉歲餘不下晉主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范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

吾無以享國延光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

朝制以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鈔券將佐皆除防

團刺史牙兵皆升為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

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

同反敗奔廣晉延光使登城拒守光遠訪獲其母置

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之至是得為坊州刺史

近臣言彥珣殺母惡逆不可赦晉主曰赦令已行不

可改也司馬公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彥珣之惡

三靈所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

何損於晉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冬十月契丹

信哉

加晉主尊號○晉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

京晉主以大梁舟車所會晉停兵部尚書王權官晉

遣權使契丹謝尊號權恥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晉主怒停權官晉樞

密使桑維翰罷初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

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

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有

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

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晉主不得已罷崧維

翰而以處交州亂漢主龔遣其子弘操將兵攻之敗

死初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延藝而代

至是延藝故將吳權舉兵攻公羨公羨以賂求救

於漢漢主龔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弘操為交王

將兵救公羨問策於崇文使蕭益益曰今霖雨積旬

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

導然後可進不聽命弘操帥戰艦趣交州權已殺公

守守居放堂

通鑑綱目卷之三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如唐



美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木銳其首冒之以鉄

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弘操逐之須臾潮落艦礙

鐵杖不得反大敗溺死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勸龔

弭兵息民至是以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屍

王夫人彭氏卒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有商人妻美

殺其夫而奪之妻河決鄆州○十一月晉冊閩主昶

誓不辱自經死

為閩國王不受以閩主昶為閩國王以散騎常侍盧

奏官白執政以既龔帝位辭冊命閩諫議大夫黃諷

以昶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昶欲杖之諷曰臣若迷

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乃黜為民損

至福州閩王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使奉繼恭表隨

損入貢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

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

能久晉建鄴都置彰德永清軍徙澶州城晉主惠楊

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西京留守兼河

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

山千餘人常蓄異志晉遂建鄴都於廣晉府置彰德

軍於相州以澶衛隸之置永清軍於貝州以博冀隸

之澶州舊治頓丘晉主慮契丹為後世之患遣劉繼

勳徙澶州城跨德勝津以高行周為鄴都留守王延

胤為彰德節度使王晉范延光致仕居於大梁每預

周為永清節度使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

史王景拒境不從以景為耀州團練使晉聽公私自

亥巳

鑄錢一兩以天福元寶為文惟禁私作銅器故

吳主楊溥卒唐主追謚晉鳳翔軍亂討平之鳳翔節

從暉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

怨之會發兵戍西邊作亂剽掠從暉發帳下兵擊之

亂兵敗走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晉天福四年主曦永隆元年春正月晉以馮暉

為朔方節度使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羌胡寇鈔無

復畏憚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最為強



大暉至彥超入賀暉厚遇之因為於城唐主徐誥復

中治第豐其服玩留之不遣封內遂安

姓李氏更名昇唐羣臣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

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又不以

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倉吏歲

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培民刻軍安

得羨餘耶改太祖廟號曰義祖為李氏考妣發哀斬

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詔國事委齊

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唐主更名昇詔百官議二祚

合享禮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

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

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宗太宗同享請於太廟

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唐主曰吾自幼託身義祖鄉非

義祖有功於吳朕安得啓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

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

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樟有功樟子峴

為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

司所撰胡氏曰誥既復姓為考妣發哀成服三月晉

是也而必祖唐慕名失實與為徐氏何異乎

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

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不受晉主怒謂趙瑩曰知遠

堅拒制命可落軍權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

晉陽兵不過五千為唐兵十餘萬所攻危於朝露非

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

此語外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乃晉靈

州戍將王彥忠叛齊延祚往招諭之彥忠降延祚殺

之晉主怒曰朕踐祚以來未嘗失信於人彥忠已輸

伏出迎延祚何得擅殺之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議者

猶以為延祚夏四月晉廢樞密院梁太祖以來軍國

不應免死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



其印而委宰相分判其事是名廢而實存必也宰相無所不統削院毀印然後可以責成宰相如古王者

之制矣閩主昶殺其叔父延武延望閩主昶忌其叔父

興與之有怨託鬼神語云二人將為變昶不復詰使興殺之并其五子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

黃金數千斤鑄寶皇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晉加楚王

希範天策上將軍○唐主遷故吳主楊氏之族於泰

州唐人遷讓皇之族於泰秋七月朔日食○晉以皇

甫遇為昭義節度使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恃勇驕暴

則為之耳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首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以是益

自負所奏請多踰分為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晉主知之以義武節度

使皇甫遇與重榮姻晉禁私鑄錢敕私錢多用鉛錫家徙為昭義節度使小弱缺薄宜皆禁

之專令官司自鑄晉以桑維翰為彰德節度使楊光遠疏平

遷除不公與民爭利晉主章事桑維翰晉以王延胤為義武節度

使初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至是契丹

法必自刺史團防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

加進用契丹主怒曰爾自節度使為天子亦有階級

邪晉主恐其滋蔓不已厚賂之請以閩王曦弒其主

昶而自立稱藩于晉初閩以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

心號宸衛都祿賜甚厚二都怨望將作亂昶好為長

夜之飲彊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

醉失禮斬之叔父延義陽為狂愚以避禍昶賜以道

士服幽於私第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朱文進連重遇

與李后如宸衛都比明宸衛戰敗奉昶及李后出北

通鑑綱目卷五

九

九



關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義使兄子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醉而縊之并李后及諸子皆死延義自稱閩國王更名曠遣商人河決博州○八月晉以馮道

守司徒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晉主嘗訪以軍謀對曰

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寵遇無比晉以吳越王

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晉以唐許王從益為郇國

公從益尚幼李后養於宮中奉王淑妃如事母冬十月吳越王夫人馬氏

卒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妓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為之請於鏐鏐喜乃聽元瓘納妾生弘侗弘

佐弘侗等數人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十二月晉禁

造佛寺○漢平章事趙光裔卒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

及卒漢復以其子損同平章事

天福五年○春二月晉北都留守安彥威入朝

彥威入朝晉主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

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早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晉主悅楚平羣蠻立

銅柱於溪州初溪州刺史彭士愁引羣蠻寇辰澧楚王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一唐康化

節度使楊璉卒璉諱平陵還一夕大醉卒於舟中唐主追封謚曰弘農靖王閩王

曦遣兵擊其弟延政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

夏五月延政擊却之曦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

諫之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業翹杜漢崇監其軍二人爭据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

翹與延政議事不協呵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敗之曦遣統軍使藩師達

通鑑綱目卷五十五



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延政求救於吳越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仰仁詮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師達分兵出戰延政遣兵敗之延政募死士入師達壘因風縱火戰掉都頭陳誨殺師達其衆皆潰行真將士棄營走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兵始盛仁詮等兵至延政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延政懼復遣使乞師於曦曦遣兵救之遣輕兵絕吳越糧道吳越軍食盡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唐主遣使如閩和閩王曦及延政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晉李金全以安州叛降于唐晉遣馬陵然猜恨如故

**全節討之唐師敗績**胡漢筠不詣關晉乃以馬全節代李金全漢筠給金全曰進奏吏遣人來言朝廷俟公受代即按賈仁沼死狀金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自歸於唐金全從之晉主命馬全節討之安審暉為之副金全奉表請降於唐唐主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二千逆之金全詣唐軍承裕入據安州馬全節進軍與戰大破之承裕南走全節入安州審暉追敗唐兵段處恭戰死虜

承裕及其衆悉斬之送監軍杜光業等于大梁晉主曰此曹何罪皆歸之初盧文進之奔吳也唐主命祖全恩將兵逆之戒無入安州城無得剽掠承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戰敗失亡四千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遣晉主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軍法朝章彼此不可帝復遣之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晉主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司馬公曰違命者將也士卒從將之令者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將以謝敵乎士卒而撫之斯可矣何以秋七月閩王曦城福州西郭度僧萬人為僧民避重賦多為僧者晉贈賈仁沼桑千等

**官誅龐守榮於安州**李金全之叛也安州副都指揮使桑千王萬金成彥溫不從而死都指揮使龐守榮誅其愚以徇金全之意至是贈賈仁沼及千等官誅守榮於安州金全至金陵唐主待之甚薄

**晉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延光請歸



河陽私第許之延光重載而行光遠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恐其逃入敵國宜早除之不許請救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爾父子何得如此承貴以白刃驅延光擠于河奏云自赴水死晉主知其故憐光遠之疆不敢詰

**晉詔諸州倉吏貸死抵罪**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晉罷翰林學士**學士李漸輕薄多酒其職於中

**晉以楊光遠為平盧節度使**光遠入朝帝書舍人

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其將校數人為刺史徙光遠鎮青州胡氏曰信者帝王之大寶石祖既許范延光以不死而光遠擅殺之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入朝數以專殺戮而屍之則信義兼著恩威並行曾不能然復寵以大藩晉祖失之矣

**冬十月晉加吳越王元瓘尚書令**○唐大赦唐大赦詔中外奏章無得言虐聖犯

丑辛

者以不敬論

**唐主如江都**唐主巡東都太僕少卿陳覺以罷為鳧駕都部

**晉以閩王曦為閩國王**晉天福六年○是春正月吐谷渾降晉不受

初晉王

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部落千餘帳來奔契丹大怒遣使來讓

**閩以王延政為富沙王**延政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曦以建州為鎮安軍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鎮安曰鎮

**二月晉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殺其掌書武而稱之**

**記張式**彥澤欲殺其子式諫止之彥澤怒射之左右素惡式從而讒之式懼謝病去彥澤遣兵追之晉主以彥澤故流式商州彥澤遣使詣闕求之且曰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晉主不得已與之彥澤命決口剖心

**夏四月唐以陳覺常夢錫為宣徽副使**斷其四支

道行書文堂

通鑑綱目卷五十五

七



○唐遣使如晉

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如晉求假

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

即位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

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

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

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

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

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

重榮耻臣契丹見其使者

之契丹以為讓晉主為之遜謝六月重榮執契丹使

拽刺遣輕騎掠幽州南境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

契苾沙陀各帥部眾歸附党項等亦納契丹告牒言

為虜所陵暴願自備十萬眾與晉共擊契丹陛下屢

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

拒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

國以媚無厭之虜又為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

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患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

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

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

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

契丹士馬精彊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

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為敵也且中國

新敗士氣彫沮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

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

朱



尚也。閩王曦殺其兄子繼業。閩王曦以書招泉州刺

子於泉州司徒楊沂豐與之親善。下獄族誅。自是宗

族勲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昇。觀詣

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漳州司。乃曦。滌侈無

度。費用不給。謀於國計。使陳匡範。匡範請日進萬金。

曦悅。匡範增筭商賈。數倍。未幾。不能足。貸諸省。務錢

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曦祭贈甚厚。諸省務錢

帖聞。曦大怒。斲棺斷其屍。棄水中。以黃紹頗代之。紹

頗請令欲仕者輸錢。以資望。高下及戶口多寡。定其

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秋七月。晉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晉主

重榮跋扈。以知遠為北京留守。知遠微時。為晉陽李

氏贅婿。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首召其

僧。命之坐。慰諭。吳越府署火。吳越王元

贈遺。衆心大悅。吳越府署火。吳越王元

唐主乘弊。取之。唐主曰：「柰何利。」閩王曦自稱大閩皇。

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調其乏。閩王曦自稱大閩皇。

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

有勝負。鎮武判官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延政不從。

厲。八月。晉以杜重威為御營使。馮道。李崧。屢薦重威

遠。知遠由是恨二相。重威所至。贖貨。民多逃亡。嘗出

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胡

氏曰：「晉祖為楊光遠。而出桑維翰。為杜重威。而出劉

知遠。此亡國之本也。」契丹之事。翰遠任之。有餘矣。委

付不專。則心不固。施設不久。則政不堅。他日契丹入

寇。維翰無權。而不知遠。顧望蓋晉祖使然也。宰相以知

人善。任使為賢。馮道先薦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此二

人者。實喪晉國。繼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晉主如鄴都。帝至鄴都。以詔諭安重榮。曰：「吾因契丹

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兩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

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

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吳越文穆王錢元瓘。卒。子弘

佐嗣。元瓘寢疾。察內都監使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

屬。以後事。卒內衙指揮使戴慄。元瓘養子弘侑。

通鑑綱目卷之五

通鑑綱目卷之五

通鑑綱目卷之五

通鑑綱目卷之五



乳母之親也或告憚謀立弘侑德安秘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憚入府執而殺之廢弘侑復姓孫幽之明州將吏以元穰遺命承制以弘佐為節度使弘佐温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年稅三

**河決滑州**○冬十月晉劉知遠招納吐谷渾白

**承福等徙之內地**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榮歸

朝廷威曰虜惟利是嗜安鉄胡止以袍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為逆重榮已為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帥眾歸知遠遠處之太原嵐石之間表領太同節度使收其精騎以隸麾下達觀

**閩王曦稱帝**○十月契苾亦不附安重榮重榮勢大沮

**一月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舉兵反**晉主之發大梁也利

疑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必反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付留守鄭王重貴聞變則書諸將名遣擊之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重貴遣高行周宋彥筠張從恩討之從進攻鄧州節度使安審暉拒之從進退至花山之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

**唐定田稅**唐主性節儉常之速合戰大敗奔還襄州

**唐定田稅**唐主性節儉常之速合戰大敗奔還襄州

鐵盜暑則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典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率至今用之唐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晷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為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眾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

**十二月荆南湖南會晉師討**

**襄州**○晉安重榮反晉遣杜重威擊敗之安重榮聞安從進反

遂集境內飢民數萬南向鄴都聲聞于朝晉主聞之以杜重威為招討使馬全節副之重威與重榮遇於宗城西南再擊之不動懼欲退指揮使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



翼重胤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胤從之鎮人稍却却官軍乘之鎮人大潰重胤走還嬰城自守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漢主龔更名龔漢主龔寢疾有胡僧造龔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嚴

壬寅天福七年六月

壬寅

晉主珣光天元年

晉主重貴立

漢春正月晉師入

鎮州安重榮伏誅

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

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功晉主函重榮首送契丹

晉以杜重威為順德節

度使

晉改鎮州成德軍為恒州順德軍以杜重威為節度使重威表王瑜為副使瑜為之重斂於民

恒人不勝其苦晉以王周為彰義節度使

張式父鐸請闕訟冤故以周代張彦

澤唐以宋齊丘知尚書省尋罷之

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

求領尚書乃以齊丘知尚書省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

血稱疾請

晉以陳延暉為涼州節度使

涇州奏遣押牙陳延暉持

罷從之

救書詣涼州州中將吏請以為節度使從之

大將軍

彥澤在涇州擅發兵擊諸胡兵皆敗沒調民馬千餘匹以補之還至陝獲亡將楊洪乘醉

斷其手足而斬之王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法二十

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戶彥澤既至晉主以其有軍

功釋不問四月諫議大夫鄭受益上言楊洪所以被

屠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逞志致彥澤敢

肆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曾不

動心一無詰讓中外皆言陛下受彥澤所獻馬百匹

聽其如是竊為陛下惜此惡名乞正彥澤罪法以前

洗聖德疏奏留中刑部郎中李壽等伏閣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救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壽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閣奏請論如法晉主召壽面諭之壽端笏前迫殿陛論辯聲色俱厲晉主怒連叱之壽不退晉主曰朕以許彥澤不死壽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鉄券安在晉主拂衣起入禁中既而有是命漢主龔殂子玠立



漢主龔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  
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王翻謀出弘度  
弘熙而立弘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  
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龔為人辯察多權數  
好自矜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為飾用刑慘  
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  
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揚洞潛諫不聽末年尤  
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其國宦  
者大盛及殂弘度即位更名玠以弘熙輔政胡氏曰  
劉龔之不智亦甚哉人惟愛其親故及人之親愛其  
子故及人之子何者推類故也宦者無父何以知孝  
無子何以知慈無父子慈愛之心安得有君臣忠厚  
之道而能為  
五月唐以宋齊丘為鎮南節度使齊丘  
長父計平  
不復朝謁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洪州始入朝  
唐主與之宴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奈何  
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為三公亦足矣齊  
丘曰臣為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明日唐主手詔謝  
之曰朕之福性子嵩所知少相親  
老相怨可乎乃以齊丘鎮洪州  
六月晉主敬瑭

### 兄子齊王重貴立

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  
晉主憂悒成疾一旦馮道獨對晉  
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  
道輔立之六月晉主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  
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是  
日即位延廣始用事禁人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詔  
劉知遠入輔政晉主重貴寢之知遠由是怨胡氏曰  
晉祖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蓋明言之乃含糊不  
對死肉未寒乃背顧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  
命其視荀息為如何

不克歸敗福州兵於尤口○晉以景延廣為侍衛都

指揮使○漢循州盜張遇賢起討之不克

家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

一共禱于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羣帥

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遣越王弘昌循王弘杲討  
之戰不利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力  
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  
八月晉討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三



襄州拔之安從進伏誅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奉

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逼之尚何俟乎與閩主

曦殺其從子繼柔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

客將唐主自為吳相與利除害變更舊斬之唐行昇元條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刪定為昇

元條三十閩以余廷英同平章事曦以同平章事余

廷英掠人女子事覺曦以屬吏廷英獻買宴錢萬緡

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

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冬十月楚王

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為相十一月晉

希範作天策府希範作天策府極棟宇之十一月晉

復行官賣鹽法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

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

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

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

而難於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

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十一月閩以李仁遇同

賣其食鹽錢至今斂之如故平章事仁遇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

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斬之吏不敢

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他日又宴侍臣皆以

醉去獨翰林學士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

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梓維

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晉天福八年南唐元宗璟保大元年是歲并殷凡六國

卯癸

春二月晉主還東京晉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

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

違其間晉主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延

廣復以不遜語荅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



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晉主聞契  
 丹將入寇還東京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胡氏曰即事而論延廣亡晉之罪無可贖者即情而  
 論則以晉父事虜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欲一  
 灑之而不思輕背信好自生釁端公卿不同謀將帥  
 有異意君德荒穢民力困竭乃與虜鬪何能善終狹  
 中淺謀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君嗟夫使延廣知  
 慮善以動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君嗟夫使延廣知  
 越三四年可以動惟厥時之義姑守前約而內修政事不  
 得志於北狄矣唐主昇殂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  
 齊立亟稱其才唐主以璟年長而止嘗如璟宮遇璟  
 親調樂器大怒數日幼子景暹母种氏有寵乘間言  
 景暹可為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  
 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方士獻丹餌之浸成  
 躁急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有論辨中理者亦歛容  
 謝之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  
 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  
 平凡所賜予皆不受駕部郎中馮延巳為齊王掌書  
 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陳覺相結嘗戲謂中書侍郎  
 孫晟曰公有何能晟曰晟山東鄙儒文章不如公詠

諧不如公詔詐不如公然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蓋  
 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為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  
 無能如公之能適足為國家之禍耳又有魏岑者亦  
 在齊府給事中常夢錫屢言覺延巳岑皆佞邪小人  
 不宜侍東宮司門郎中蕭儼亦表覺姦回亂政唐主  
 頗寤未及去會疽發背疾亟太醫吳廷裕遣親信召  
 齊王璟入侍疾唐主謂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  
 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死秘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  
 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  
 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  
 安肯自為厲階此必近習姦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  
 已長明德著聞公何得遽為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  
 必對百官毀之晟乃止陳覺以烈祖末年卜急近臣  
 多罹譴罰稱疾累月及宣遺詔乃出蕭儼劾之齊王  
 不許自烈祖相吳禁壓良為賤令買奴婢者通官作  
 券馮延巳及弟延魯俱在元帥府欲自買妾乃草遺  
 詔聽民賣男女蕭儼駭曰此必延巳等所為非大行  
 之命也昔延魯為東宮判官已有此請先帝訪臣臣  
 對曰陛下昔為吳相民有鬻男女者為出府金贖而  
 歸之故遠近歸心今即位而反之可乎先帝斜封延







虛相襲六也括高貴戶財多者捕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歛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為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主延政大怒削承柎官爵勒歸私第

**漢主晟殺其弟弘杲**漢主晟既立國中議論詢謝中外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思潮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

**閩主曦殺其校書郎陳光逸**光逸上書衆尤忌之

**秋七月晉遣使括民穀**詔以年饑國用不

**吳越貶其都監使章德安於處州**吳越王餘人於諸

**立上統軍使闕璠**璠彊民排斥異已弘佐不能制章德安數與之爭右都監使李文慶亦不附璠璠貶德安

**文慶于外與右統軍**唐主立其弟景達為齊王景達使胡進思益專橫

**唐主立其弟景達為齊王景達**唐主緣烈祖意以景達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燕王宣

**為燕王**唐主緣烈祖意以景達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燕王宣

告中外約以傳位景達固辭不許景達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又立景湯為保寧王宋太后怨種夫人屢欲害

**九月晉主尊其母安氏為太妃**晉主事太后太妃甚謹多侍食於其宮待諸弟亦友愛

**晉執契丹回圖使喬榮既而歸之**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至是景延廣說晉主囚榮於獄凡契丹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欲為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繫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晉主以延廣為有定策功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



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不冬十月晉

主立其叔母馮氏為后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為子娶馮濛女為其婦重胤早

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晉主初立納之羣臣皆賀因

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駭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

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晉主亦自笑顧謂左右曰我

今日作新婿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

無如之何至是立以為后頗預政事兄玉時為鹽鐵

判官擢為端明殿學士與議政事胡氏曰出帝之少

也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父之不能通大義謂

震曰此非我家事也夫禮文制度其數固難通也若

其大義施於父子君臣人倫之際者王震當引譬日

前之事以證先聖之教則雖市人猶或可曉何出帝

如是之張遇賢侵唐境唐遣兵擒斬之遇賢為漢所

敗告于神神

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遂趣虔州唐主遣洪州

都虞候嚴恩將兵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為監軍鎬

用虔州人白昌裕為謀主擊遇賢屢破之遇賢禱於

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

後襲之其下執遇賢

以將斬於金陵市

十二月晉楊光遠誘契丹入寇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

詔命取之光遠怒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承祚稱

母病夜開門奔青州晉主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金

帛以安其意遣步軍指揮使郭謹領軍衛將軍蔡行

遇將兵戍鄆州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刺史程進宗

以歸密告契丹以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

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略

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延壽信之為盡力朝廷

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

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

唐以宋齊丘為青陽公遣

歸九華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中書令宋齊丘樹黨

傾之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齊丘

忿懣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仍

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服

御將吏皆如王

晉旱水蝗民大饑是歲晉境春夏旱

公而憤邑尤甚

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

使者督責嚴急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

吉



牲納印自劫去民餓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朝廷以恒定飢甚獨不括民穀杜威奏請如例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為奏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為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

**楚作九龍殿**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楚王希範奢欲無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中自為一龍飾以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於賦歛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項畝為功民多逃去希範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籍逃田募民耕藝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疆者為兵惟貧弱受刑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籍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墻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歛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區當禹懷吞篋之志

辰

事吳巒敗死晉遣兵禦之

春正月契丹陷晉貝州權知州

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覆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與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希範大怒他日請見辭以晝寢恒謂客將曰王逞欲而悞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王

**閩御史中丞劉贊卒**閩主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為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事吳巒敗死晉遣兵禦之照將兵入寇逼貝州先是

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軍校邵珂性凶悖節度使王令溫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易取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吳巒權知州事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瓜牙珂請效死巒使其



將兵守南門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具州巒悉力拒  
之燒其攻具殆盡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  
丹遂陷具州所殺且萬人晉以高行周為唐主救齊  
都部署與符彥卿皇甫遇等將兵禦之  
王景遂參決庶政既而罷之唐主決欲傳位於齊燕  
二王翰林學士馮延巳  
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請救齊王景遂參決庶  
政百官惟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唐  
主從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侍衛  
都虞候賈崇叩閣求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  
接疎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  
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得復奉顏色  
因涕泗嗚咽唐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  
樓召侍臣觀之衆皆歡笑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  
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唐主怒賤於舒州  
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  
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其罪顯不重於儼乎今  
日反見防邪晟遽罷之胡氏曰孫晟唐之良臣其欲  
令太后臨朝也特以遇馮延巳之徒謀之不臧而已  
非生厲階也而蕭儼直以幾危杜稷責之過矣晟乃

能不以其言為憾不亦賢乎 晉主自將次澶州遣劉知遠杜威張

彥澤將兵禦契丹 晉主遣使持書遣契丹契丹已屯

營使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

廣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晉主

發東京契丹至黎陽晉主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契

丹別將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擊之詔以知

遠為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遣張彥

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復遣譯者致書於契丹求

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 二月契丹

也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契丹遁去 度河晉主自將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

晉天平節度副使顏衍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  
史周儒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情引契丹自馬家口  
濟河儀謂景延廣曰虜若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  
廣然之二月朔命石贊守麻家口白再榮守馬家口  
未幾周儒引契丹主之從弟麻答自馬家口濟河營  
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晉遣李守貞皇甫



遇梁漢璋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契丹圍  
 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  
 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光徐  
 白晉主晉主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  
 緩幾不免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  
 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度未已晉兵薄之  
 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溺死  
 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  
 敢復東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  
 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念恚所得民皆殺之  
 由是晉人憤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侵契丹以救晉  
 怒戮力爭奮

○晉詔劉知遠擊契丹知遠屯樂平不進○晉百官  
 奏請其主聽樂不許晉主居喪暮年即於宮中奏細  
 歌舞曰此非樂也及百楊光遠圍晉棣州大敗走還  
 官表請聽樂則詔不許契丹偽棄元城去  
 伏精騎於古頓丘

○三月契丹寇晉澶州不克引還

城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大軍欲進追之  
 會霖雨而止契丹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  
 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  
 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朔自將兵十  
 餘萬陳於澶州城北高行周與戰自午至晡互有勝  
 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陳以待之  
 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  
 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  
 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  
 後契丹引去契丹主帳中小校亡來云契丹已傳木  
 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有詐閉壁不敢漢主晟殺其  
 追契丹主北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

弟越王弘昌○閩指揮使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蜀門使連重遇既弒昶懼  
 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因  
 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  
 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問咫尺之情不能  
 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大懼李后妬尚賢妃之寵欲  
 弒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



二公柰何會后父李真有疾曠往問之文進重遇使  
馬步使錢達弒曠於馬上召百官告之曰天厭王氏  
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  
被袞冕帥羣臣北面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  
宗族五十餘人皆殺之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鄭  
元弼抗辭不屈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  
文進不克文進以黃晉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  
紹頗為泉州刺史荒之餘復有此夏四月晉主還大梁以景延廣為西  
擾民不聊生

**京留守**

晉主命高行周王周留鎮澶州遂還大梁景  
其不救戚城之罪出為西京留守以高行周為侍

**遣使分道括率民財**

財各封劔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  
家大小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為奸河南府  
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盧億  
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

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延  
廣慙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兖州修守備節度  
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為名率民財以實私藏晉遣李  
括率使至賦緡錢十萬指取一困已滿其數

**守貞討楊光遠於青州契丹救之不克○晉太尉侍**

**中馮道罷以桑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

道雖為首  
相依違兩

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  
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為匡國節度使或謂  
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遂復  
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  
以委之數月之晉滑州河決發民塞之滑州河決浸  
間朝廷差治五州之境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  
晉主欲刻碑記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  
碑若頌罪已之文晉主乃止晉以折從遠為府州團練  
使初高祖割地以賂契丹府州與焉會契丹欲盡徙  
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忍刺史折從遠因保



險拒之及晉與契丹絕從遠引晉復置翰林學士李  
 兵深入拔十餘寨故有是命  
 慎儀為承旨劉温叟徐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為行營  
 台符李幹范質為學士  
 都統杜威為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  
 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馬暉  
 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馬暉  
 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召學士使為答  
 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  
 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材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  
 事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  
 疎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頗任愛憎恩怨  
 必報人亦以是少之契丹之入寇也晉主再命劉知  
 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晉主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  
 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  
 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疎但慎事自守而已  
 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  
 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  
 資也何憂乎胡氏曰宰制運動據權之所易知人善

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知遠杜重威之徒皆為制將  
 而維翰不能區別諸人才否既一槩用之又委知  
 遠以權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特不深知  
 之爾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  
 平也曰維翰不欲禦敵則已必欲禦敵師克在和無  
 寧力啓上心解崧之意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  
 懷釋怨以濟國為務而專朱文進稱藩于晉晉以為  
 付統御之權晉豈遽亡乎

閩國王○晉置鎮寧軍於澶州○九月朔日食○冬

十一月閩泉州牙將留從効等誅朱文進所署刺史

黃紹頗傳首建州泉州散員指揮使留從効謂同列

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

福州吾屬死有餘愧衆以為然十一月各引軍中所

善壯士夜飲於從効之家從効給之曰富沙王已平

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諸君從吾言富貴可圖  
 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白挺踰垣而入執紹頗  
 斬之從効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函紹頗首



遣副使陳洪進齋詣建州延政以繼勳

十二月晉師

圍青州楊光遠之子承勳劫其父以降

李守貞圍青州

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於

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勸光遠降冀

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勳斬勸光遠反者判官丘濬等

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

罪開城殷遣兵討朱文進唐遣兵攻殷

朱文進聞黃

募兵攻泉州留從劾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殷主延政

遣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求救於吳越

初唐翰林學士臧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

常為賈人習福建山川為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

表請擊延政國人多以為不可文徽獨奏言攻之必

克唐主以邊鎬為行營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屯

蓋竹聞泉漳汀降于殷退保建陽循

屯邵武邵武民執循送建州斬之

閏月晉李守貞

殺楊光遠

命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遣人拉殺光遠

以病死聞起復承勳除汝州防禦使胡氏曰光遠不

肯臣事契丹是也既而舉兵與契丹合則其情實反

矣承勳以義迫其父開門納官軍變而不失正亦可

矣父既被殺而已乃受賞於心何安無乃彼圍之時

自虞及禍故為閩人討殺朱文進傳首建州

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

至矣福人益懼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

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

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刺殺之斬其首以示眾曰富

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

贖罪眾踴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

送建

契丹復入寇

契丹復大舉入寇趙延壽引兵先

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

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

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

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是懼無復部伍委

棄器甲所過焚掠比

至相州不復能整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晉主自將追之 又遣張彥澤屯黎陽景延廣守胡梁  
 渡契丹寇邢洛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  
 馬全節安審琦悉兵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  
 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都  
 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  
 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陣自午至未力  
 戰百餘合相殺傷甚眾遇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  
 所乘馬授之戰稍解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  
 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陳取知敏而還俄  
 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  
 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規兵不還審琦即引騎  
 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眾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  
 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  
 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  
 遂踰水而進契丹解去遇等乃得還彥超本吐谷渾  
 也與劉知遠同母契丹亦引軍退其眾自相驚曰晉  
 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

至鼓城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少糧盡死  
 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  
 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  
 如發邢州之時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  
 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紛紆人無固志五百  
 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  
 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謀約束契  
 丹不測踰水環州而南聞張彥澤兵至引還全節等  
 不敢追晉主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晉主曰此非安  
 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為行計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  
 虜眾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 殷改國  
 晉主以為然徵兵諸道下詔親征發大梁 殷改國  
 號曰閩 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  
 昌鎮福州以指揮使黃仁諷將兵衛之賞林仁翰甚  
 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  
 州以二月晉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 晉主至澶州  
 拒唐 二月晉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 晉主至澶州  
 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  
 乃橫挑疆胡勝之猶有後患况不勝乎胡氏日以知

通鑑綱目卷五十五 晉書 殷改國 號曰閩 昌鎮福州 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 拒唐 二月晉主至澶州 軍以次北上 乃橫挑疆胡勝之 猶有後患况不勝乎胡氏日以知



遠自守之言思之晉若用之為統帥必以保境不戰為務此固弊虜之良策也晉之所以大困者正繇無歲不戰耳向使河北諸鎮厚蓄其力相為犄角虜來則禦去則勿追以逸待勞須其可乘之勢德光其能得志於中國乎知遠所以保河東者正用此術故深惜出帝疑之李崧疎之而桑維翰用之不盡其才也

**契丹陷晉祁州刺史沈斌死之**  
契丹以羸兵驅牛羊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為國家死耳

斌終不效  
斌自殺  
晉以馮玉為樞密使  
晉端公所為明日城陷

院使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桑維翰數毀之晉主欲罷桑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請以玉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中旨以玉為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

彥韜少事閻寶為僕夫後隸高祖帳下有寵於晉主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耳目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

官何所用且欲澄  
閩人及唐人戰閩人敗績  
唐查文

益兵唐主遣祖全恩將兵會之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三月閩李仁達作亂以城自守召泉州兵分守要害

**僧卓巖明稱帝閩主延政遣兵討之**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叛奔建

州及朱文進之亂復叛奔福州浦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至是二人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與繼珣說黃人諷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眾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為眾所重相與迎之立以為帝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遣使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契丹還軍南下晉都排陳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使符彥卿等擊之契丹敗走夏四月晉主還大梁

等諸軍會于定州攻契丹泰州降之取蒲城獲契丹  
 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  
 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眾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  
 夕當至威等懼退至陽城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  
 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結陣而南胡騎四合  
 如山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飢乏至白團衛村埋鹿角  
 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  
 北風大起營中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契丹  
 主坐奚車中命鉄鷄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  
 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  
 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  
 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眾我寡  
 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闞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  
 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  
 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  
 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  
 亦以為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  
 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

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陣使符  
 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  
 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  
 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  
 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守貞亦  
 令步兵盡拔鹿角出圍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鉄  
 鷄既下馬蒼黃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契丹主乘  
 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  
 追擊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  
 貞曰人馬渴甚得水足重難以追寇乃退保定州契  
 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  
 諸軍引歸晉主亦還大梁胡氏曰兵法窮寇勿追而  
 唐太宗討薛仁果劉黑闥宋金剛之徒皆乘其弊敗  
 寇之或追或不遺餘力恐其稍緩計成又難取也故窮  
 契丹陽城之敗非偽遁而有覆明矣所宜蒐束精銳  
 乃止其入寇之良圖也雖然社重威李守貞方有異  
 志苟知此策尚不晉復以鄴都為天雄軍○閩兵攻  
 肯為况不知乎



福州不克閩張漢真至福州黃仁諷聞其家夷滅開  
 於殿上嘔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李仁達自判六軍  
 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  
 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為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  
 有功於富沙中聞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  
 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  
 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  
 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狗功名何顧妻  
 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殺之由是兵  
 權盡歸  
 五月晉順國節度使杜威入朝威久鎮恒州  
 仁達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由是  
 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為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  
 里之間暴骨如莽威見所部殘弊為眾所怨又畏契  
 丹之彊累表求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桑維  
 翰曰威居常憑恃勲親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曾無  
 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晉主不悅曰威  
 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長公主欲相見耳公閩李仁  
 勿以為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以足疾辭位

達殺卓巖明稱藩于唐

仁達大閱戰士陰教軍士突

巖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前刺殺巖明共執仁達使居  
 亦遣使入貢於晉唐以仁達為節度使賜名弘義六

威獻部曲步騎兵四千  
 人粟十萬斛芻二十萬

月晉以杜威為天雄節度使東云皆在本道晉主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  
 護國威復請以為牙隊而稟賜皆仰縣官威又令公

主白求天雄  
 節鉞許之

晉遣使如契丹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疾  
 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  
 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為  
 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不  
 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不  
 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  
 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晉主復請和於契  
 丹以紓國患晉主遣使奉表稱臣請契丹謝過契丹  
 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  
 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  
 入大梁謂李崧等曰曷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秋七月唐兵拔鄧州

延政收其饋伏遣還兵謀叛閩主

死者八千餘人肅其肉以歸為食唐邊鑄拔鄧州魏  
岑馮延巳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踊躍贊成之徵求供  
億府庫為之耗竭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延政稱臣吳越以求救

希杲○八月朔日食○晉加馮玉同平章事

和凝罷加樞密

使馮玉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晉主自陽城  
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多造器玩廣宮室作織  
錦樓以織地衣用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  
度桑維翰諫曰曷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  
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  
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失望士卒解體陛下  
誰與衛社稷乎不聽馮玉同每善承迎益有寵有疾在  
家晉主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同出乃得除  
玉乘勢弄權賂遺輻湊朝政益壞

唐兵拔建州閩主延政出降汀泉

漳州皆降唐兵六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  
蓋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

之天下其誰容我眾感其言無叛者唐先鋒使王建  
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思安整眾奔泉州初  
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  
伐木開道以迎之至是縱兵掠焚建人大失望漢

主殺其僕射王翽

漢主殺劉思朝以翽嘗與高祖謀  
立弘昌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

冬十月唐以王延政為羽林大將軍

延政至金陵唐  
主斬楊思恭以

謝建人以王崇文為永安節度

十一月晉遣使如高

麗初高麗王建因胡僧機羅言於晉高祖曰勃海我  
婚姻也其王為契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高

相不報及是機羅復言之晉主欲使高麗擾契丹東  
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武上表告喪以武為高麗

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使擊契丹仁遇見其  
兵極弱羸者之言特建為誇誕耳武亦更以他故為

吳越殺其臣杜昭達闞璠

吳越內都監使杜昭達  
統軍使闞璠皆好貨富

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悅狡佞王  
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懼謀去璠璠專



而懷國人惡之者衆王亦惡之昭悅私謂右統軍使  
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爲本州使璠不疑可乎  
進思許之乃以璠爲明州進思爲湖州刺史璠怒曰  
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  
何爲璠乃受命既而復以他故留進思統軍使錢仁  
俊母杜昭遠之姑也昭悅因蓄璠昭遠謀奉仁俊作  
亂下獄鍛鍊成之誅璠昭遠幽仁俊于東府昭悅治  
闕杜之黨凡權位與已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進  
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爲難故獨存之昭悅收仁俊故  
吏慎温其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温其堅守不屈  
弘佐嘉之晉桑維翰罷初晉主疾未平會正旦樞密  
擢爲國官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馮玉因請維翰有廢立  
之志李守貞李彦韜合謀排之以趙瑩柔而易制共  
薦以代維翰罷維翰政事爲開封尹以瑩爲中書令  
李崧爲樞密使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  
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  
親猥細之務乎王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王曰  
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丙午開運三年

春正月唐以宋齊丘爲太傅

唐齊

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丘先帝布衣之交  
今棄之草萊不厭衆心景達爲之言於唐主曰齊丘  
宿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爲名唐主曰齊丘  
乃以齊丘爲太傅但奉朝請不預政事唐以李建勳

馮延巳同平章事

部郎中高越上書指延巳兄弟過惡唐主怒貶越

州司士初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給事中常夢錫

領之專典機密夢錫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

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

黨卿宜左右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

觀察使夢錫於是稱疾縱酒不復預朝廷事續可求

之子二月朔日食夏四月晉靈州党項作亂初馮  
靈州留拓跋彥昭於州下故諸部不敢爲寇及將罷  
鎮而縱之王令温代鎮不存撫羌胡以中國法繩之  
羌胡怨怒彥超與石存唐泉州牙將留從効逐其刺  
也厮褒三族共攻靈州



史王繼勳而代之○晉定州指揮使孫方簡叛降契

丹定州西北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  
之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眾遠近信奉  
謹深意死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事之如生其  
徒日滋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盜寇充斥方簡行友  
因帥鄉里豪健據寺自保契丹入寇帥眾邀擊頗獲  
其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眾遂為羣盜懼為吏所  
討乃歸欵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  
使方簡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  
丹請為鄉道以入寇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  
萬數盜賊蠢起吏不能禁天雄軍將劉延翰市馬於  
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言方簡欲乘中國  
凶飢引契丹入寇宜為之備六月晉復以馮暉為朔方節度使  
靈武得羌胡心事馮玉李彥韜復求靈州會有羌胡之  
擾從之使將關契丹寇定州晉遣兵禦之定州言契  
西兵擊羌胡

境詔以李守貞為都部署將兵禦之時李彥韜方用  
事視守貞茂如也守貞恨之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  
壽有意歸國李崧馮玉信之命杜威致書延壽啖以  
厚利延壽復書乞發大軍應接辭旨懇密朝廷欣然  
復遣人詰延壽與為期約唐遣陳覺使福州初唐人既克建州欲  
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必令入朝宋齊丘  
薦覺才辯可遣唐主乃以覺為宣諭使厚賜弘義弘  
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秋七月河決入莘縣廣四  
十里自朝八月晉劉知遠殺白承福夷其族晉主數  
城北流入朝宴賜甚厚使成滑州屬歲大熟遣其部落還太  
原畜牧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知朝廷微弱  
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  
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  
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密表  
吐谷渾反覆請遷於內地晉主遣使發其部落分置  
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誣晉流慕  
以謀叛殺之合四百口吐谷渾由是遂微

晉流慕



容彥超於房州

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擅取官麥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發其事趣馮玉使殺之李崧曰如彥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其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安乃赦免死削官爵

唐攻福州克其外郭

唐陳覺自福州還取無功矯詔召弘義入朝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命馮延魯將之趣福州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

暉擊破党項入靈州

馮暉引兵過旱海糗糧已盡拓跋彥超眾數萬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軍中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

且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飢渴陽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矣今虜雖眾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為患請公嚴陳以待我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舉黃旗大軍合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却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敗明日暉入靈州晉張彥澤敗契

丹於定州北○晉以楚王希範為諸道兵馬元帥

希範

知晉主好奢靡屢以珍玩為獻求都元帥故有是命冬十月晉遣杜威將兵伐

契丹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

發輕騎襲之已為內應契丹主已歸牙帳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密與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馮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入朝因言陛下若他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及將北征晉主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都招討使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威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從十月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胡氏曰馮玉以女寵與政不足責矣李崧為相而信趙延壽劉延祚之詐遂與大眾為虜



所致向使桑維翰劉知遠當之必能  
 遙度情偽不輕舉措以取敗亡矣  
 州唐主命留從効將州兵會攻福州  
 於吳越吳越王弘佐召諸將皆曰道險遠難救內  
 都監使水丘昭券以為當救弘佐曰唇亡齒寒吾為  
 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軍但樂飽食  
 安坐邪遣統軍使張筠將兵救福州先是募兵父無  
 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  
 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程昭悅掌應援饋  
 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  
 祿賜其弟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  
 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他國則  
 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况家  
 有鑄釜野有鑄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  
 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  
 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  
 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  
 之不幸八也弘佐乃止  
 十一月晉師至瀛州與契  
 丹戰不利而還  
 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  
 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由是禁軍皆

在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  
 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  
 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  
 漢璋敗死威等引兵南還  
 吳越兵救福州不克  
 兵至福州潛入州城唐兵進拒東武門李達與吳越  
 兵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王建  
 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  
 岑爭用事留從効王建封屈強不用命各爭功進退  
 不相應由是將士皆  
 解體故攻城不克  
 契丹大舉入寇十二月晉將王  
 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契丹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  
 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廣

契丹主大舉入寇趣恒  
 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  
 具而南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  
 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為前鋒與契丹夾滹沱  
 而軍契丹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議引兵還  
 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威性懦怯偏裨  
 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  
 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



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  
 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  
 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毅出  
 督懷孟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  
 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  
 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恟懼翰  
 等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  
 道遇之皆棄車驚潰十二月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  
 軍危急之勢請幸滑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奔  
 衝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  
 威又遣使告急還為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  
 問兩不相通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  
 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  
 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胡氏曰史  
 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者皆有遺  
 恨以愚度之維翰非有他策不過勸帝稱臣謝過割  
 關南以增賂耳此可以救目前之危終不足以弭異  
 日之禍蓋與夷狄共事勢鈞力敵猶且見圖况為之  
 下乎○晉主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詔以高行  
 周符彥卿共戍澶州景延廣戍河陽指揮使王清言

於杜威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  
 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  
 俱進清戰甚銳契丹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  
 許彥筠敗走清獨帥麾下力戰屢請救威竟不遣一  
 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  
 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  
 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  
 由是諸軍皆奪氣契丹遙以兵環晉營軍中食盡威  
 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  
 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  
 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伏  
 甲召諸將出降表使署名諸將駭愕聽命命軍士出  
 陳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為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  
 塗窮當為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  
 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姦邪  
 積忌於已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  
 至晉營慰撫士卒亦以赭袍衣威其實皆戲之耳威  
 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順國節度使王周亦出降先  
 是契丹主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  
 過城下指而嘆曰吾能吞屏天下而為此人所扼至



是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說其眾眾皆降璘不能  
制遂為崇美所殺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  
麻荅為安國節度使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  
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用北人及  
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  
之契丹主不從引兵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  
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以通事傅任兒為都監杜威之  
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入大梁遇  
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  
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  
扼吭而死胡氏曰五代史稱杜重威召諸將示以降  
表遇等愕然不能對遂以次署名麾其下解甲與張  
彥澤先入京師行至平棘絕吭而死歐陽子譏之曰  
使遇奮然攘袂而起殺杜威於坐中雖不幸而不免  
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  
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遇一人爾如  
晉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節士也其相去遠矣尚論  
取予可不慎哉○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晉  
主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  
兵入援明日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晉

主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赴火為親軍將薛超  
所持俄而彥澤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  
維翰景延廣晉主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  
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  
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廷煦廷寶奉國寶  
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傳住兒入宣契丹  
主命晉主脫黃袍服素衫拜受左右皆掩泣使召張  
彥澤欲與計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  
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晉主命召  
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  
前揖維翰赴待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嘗  
國今日國亡反今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胡氏曰  
桑國僑責李崧是也據一時言之可爾治亂皆有本  
原古之王者必由正道始之以正尚不能使子孫善  
守而永世兄始之不以正乎石敬瑭劉知遠皆起晉  
陽以知遠觀之所對者新勝之契丹豈踰王危亡之  
比然知遠岷然自奮亦克有立則知國僑稱臣割地  
以急近功其策大失譬猶拊摩豺虎與之共守犬羊  
終見啗齒必致之理也是則維翰雖無當國亡國之  
惡而有謀國誤國之罪矣雖然國僑非取怒契丹固



可預通情款求庇其身而初不相聞竟死彥澤之手  
是則志在興晉而不為身謀亦足以為賢矣○彥澤  
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  
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  
守之彥澤縱兵大掠二日都城為之一空彥澤自謂  
有功於契丹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彥澤素  
與閤門使高勳不協殺其叔父及弟中書舍人李濤  
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  
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  
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  
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  
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彥澤遷晉主  
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晉主悉歸之亦分以  
遺彥澤彥澤遣指揮使李筠以兵守晉主內外不通  
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使取內庫帛  
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不進  
欲見李彥韜彥韜亦不往焉王佖彥澤求自送傳國  
寶冀契丹復任用延煦之劫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  
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自經契丹主命厚

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請契丹降契丹主以陽城  
之敗詰之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為晉主竭力今日死  
生惟命契丹笑而釋之契丹主賜晉主手詔曰孫勿  
憂必使汝有敢飯之所又以所獻傳國寶非真詰之  
晉主奏項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此寶先  
帝所為羣臣備知乃止有司欲使晉主銜璧牽羊  
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契丹主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  
受降也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  
並用漢禮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見契丹主於  
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上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  
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延廣初不服榮  
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延廣伏地請死乃鎖之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七

宋史

卷五十七

三





